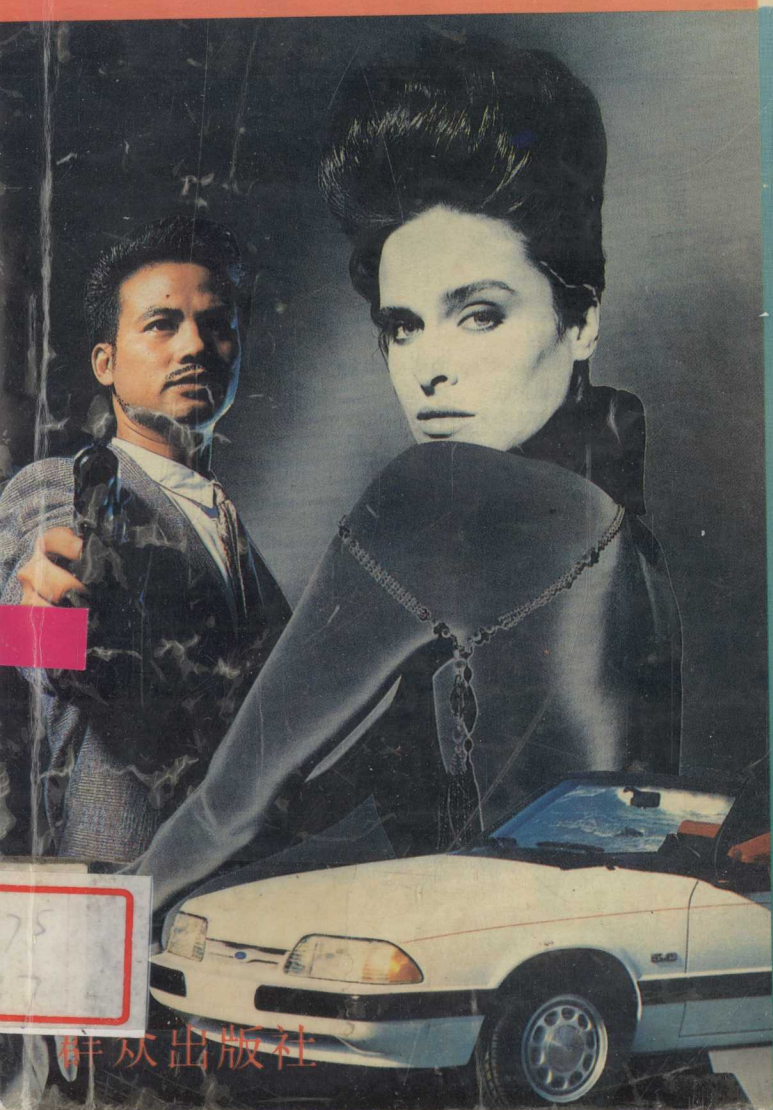


# 龙头老大



(台湾) 白天 著

群众出版社

# 龙头老大

〔台湾〕白天著

江湖斗智小说

群众出版社  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龙头老大

[台湾]白天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3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7-5014-1034-8/I·366 定价:4.90 元

印数:00001—40000 册

责任编辑：田 化  
装帧设计：李倜林

## 内 容 简 介

为独霸香港黑社会，崔胖子设计挑起张二爷与苏丽文两派之间的争端。双方大动干戈，相互残杀。争斗中，苏丽文识破了崔胖子的诡计，于是，她将计就计，演出了一幕香港黑社会黑吃黑的闹剧。最终两败俱伤，被警方一网打尽。

# 目 录

1. 黑道内讧 ..... (1)
2. 聚众恶斗 ..... (43)
3. 红颜祸水 ..... (86)
4. 将计就计 ..... (128)
5. 难逃法网 ..... (173)

## 1. 黑道内讧

苏丽文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香港，那艘快艇把她送到石塘咀，便转头驶去了。

她一上码头，立即雇车直趋“天堂招待所”。

偏偏老吴不在，使她扑了一空，想起刚才受辱的情形，真是愈想愈气，这算他妈的什么名堂嘛！

无奈老吴不知跑到哪里游魂去了，她正在气头上，哪有耐心在这里久等。问了半天，招待所的职员，都不知道老吴的行踪，她只好怅然离去，雇车打道回府。

“的士”尚未到达巷口，苏丽文忽然发现两个汉子，在巷口鬼鬼祟祟的，行动十分可疑。

她忙叫司机停车，付了车资，就在对面的街边下了车，然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巷口走过去。

两个汉子正在向巷口探头探脑，忽然嗅到了一阵香水气味，不由地回转身来，发现一个衣衫不整，但却艳丽动人的少妇，正以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。

双方均微微地一怔，不过那两个汉子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竟不知道悄然来到身边的少妇，就是香港风月场中赫赫有名的名女人苏丽文，所以并未对她特别注意。

苏丽文却是心里有数，猜到这两个行迹可疑的家伙，八成是



在打她的主意，于是不动声色，而在走过他们身边时，突然叫了声：

“哎哟！……”故意把脚一蹩，跌在了地上。

两个汉子见这美丽的少妇跌倒，哪能无动于衷，忙不迭争着上前搀扶。

苏丽文见计已售，更是装模作样地呼起痛来：

“哎哟……不行，不行呀，我的脚筋蹩着了，站不起来了。”

两个汉子忙争着说：

“小姐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送你回去好了……”

苏丽文妩媚一笑说：

“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二位……”

“助人为快乐之本！”其中一个汉子说，“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事，送你一下不要紧的。”

“那真谢谢二位啦！”苏丽文嗲声告诉他们，“我就住在这条巷子里……”

两个汉子不疑有他，立即争献殷勤，一左一右，扶住了苏丽文的臂膀，便向巷子里走去。

走进巷子一半，右边的汉子忽问：

“小姐，还没有到吗？”

苏丽文嫣然一笑说：

“快到了，就在前面一点。”

两个汉子相顾愕然，仿佛有所顾忌，不敢再往巷里深入，顿时趑趄不前起来。

苏丽文又是极其妩媚地笑笑说：

“二位要是不愿进去，就送我到这里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让我自己走走看吧。”

可是当两个汉子放开手时，她才走了一步，就表演逼真地把腿一跛，几乎又跌倒了。

“哎哟！……”她顺势倒进了右边汉子的怀里。

那汉子赶紧扶住她，心里有点不忍地说：

“小姐，你这样怎能自己走呀，我看……”

说时，他的眼光瞥着左边的汉子，似在征求那汉子的意见。

左边的汉子只好硬着头皮说：

“老叶，咱们送佛送上西天吧！”

姓叶的汉子正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一个人不便自作主张，既有左了左边汉子的同意，他就不必顾虑太多了。

于是，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便扶着苏丽文，继续向巷子里走去。

正走之间，忽见从巷子尽头的一幢房里，匆匆涌出几个大汉来，为首的一个，竟是跟着苏丽文去见张二爷，被方彪出手击昏，下令丢进海里的包正发！

扶着苏丽文的两个汉子，老远就认出迎面而来的是包正发，立即撇开她，准备掉头拔脚就跑。

但，苏丽文的动作快如闪电，他们犹未及转身，已被她从皮包里取出那支没有子弹的手枪，娇声喝令：

“不许动！”

两个汉子全傻了眼，张口结舌地惊问：

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我要你们乖乖地跟我回去！否则……”苏丽文寒着脸，冷笑说，“嘿嘿，你们就是我射击的肉靶！”

两个汉子正愕然不知所措，包正发已发现回来的是苏丽文了，急忙领着几个大汉，飞步奔赶过来，老远就认出了那两个汉



子，直嚷着：

“苏小姐，别让这两个家伙跑了，那两只皮箱，就是他们送来的！”

两个汉子大惊失色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苏丽文手里执着的是把空枪，脚底下就如同生了根似的，完全不听大脑指挥，想跑，偏偏提不起脚来。

包正发一个箭步冲到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照着右边汉子的腹部就是狠狠一拳。

那汉子的身子一弓，紧接着下巴上又挨了一拳，使他踉踉跄跄地跌了开去。

“哇！……”痛得眼泪都几乎流了出来。

左边的汉子情急拼命，突然不顾一切地扑向包正发，猛朝他腰上递进一拳。

包正发猝不及防，被那汉子出其不意地攻来，腰上吃他势犹力沉的一拳，不由杀猪般一声怪叫：

左边的汉子趁机跳开，掉头拔脚就逃！

“站住！不然开枪啦！”

那汉子根本充耳不闻，直朝巷口狂奔而去。

苏丽文把心一横，当真连扣扳机，不料撞针撞了个空，她才记起子弹已被那矮小汉子取掉，不由急令：

“追！不要放那家伙跑了！”

几个打手哪敢怠慢，急急追出了巷口。

这边留下的两个打手，已制住那个姓叶的汉子，包正发不禁迁怒于他，走上去就是“啪啪”两记耳光，掴得那汉子嘴角流出了鲜血！

包正发怒仍未消，正举手欲下，却被苏丽文喝令：

“住手！把这家伙带回去！”

包正发不便违命，这才放下了手，把那汉子用劲一推，厉声命令：

“走！”

那汉子自知不是对手，怀里虽然藏着手枪，但两臂已被紧紧执住，使他毫无拔枪的机会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只好由两个打手押着，往巷子走去。

苏丽文走在后面，转声急问包正发。

“你们怎样逃回来的？”

包正发垂头丧气地说：

“船上那些王八蛋，真他妈的够狠，把我们丢进了海里。幸亏我们被海水一激，清醒了过来，游了一程，让一条舢舨救起，送我们回到香港。我也不敢贸然报案，只好赶回来，正准备带人赶去，没想到苏小姐已经回来了。”

苏丽文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，从她的神情上可以看出，她已愤怒到了极点！

包正发对自己的护驾不力，深深引以为疚，不敢再多问，免得自找麻烦，还是少开口为妙。

默默走向艳窟，那汉子被两个打手押进客厅，立即被搜去了怀里藏着的手枪。

苏丽文进卧房去，换了身衣服出来，大腿翘二郎腿地朝沙发上坐，俨然一付大法官的神气，厉声问那两个打手执住的汉子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叶进！”那汉子昂然回答。

苏丽文的眼光像两道电光，逼视着他问：

“那两只皮箱，是谁叫你送到我这里来的？”

叶进发出声冷笑，置之不答。

包正发走过去，伸手“啪！”地一记耳光，掴得叶进眼前直冒金星！

“说！”他的手又举了起来。

叶进悍然冷笑说：

“老兄，大家都是在外面跑的，兜着点吧！别那么逼人太甚！”

包正发似乎要把在船上受的屈辱，全部的气发泄在叶进头上，不由破口大骂：

“妈的！你少来这一套，老子看你说不说！”

他老实不客气地来了个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掴了叶进几下，直到苏丽文出声阻止，他才停了手。

“姓叶的！”苏丽文恫吓他说，“两只皮箱我们已经打开看过，现在说不说在你，我们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你自己告诉我，是谁叫你送来的，我保证绝不为难你。一个是把你交给差馆去，那更是说不说在你，与我们毫无相干，这两个办法由你自己选择吧！”

叶进不甘示弱，横了心说：

“我既然落到你们手里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要我说是办不到的，你们就看着办吧！”

苏丽文勃然大怒，霍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气呼呼地命令说：

“包正发，把他带到后面去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直到他松口为止！”

“是！”包正发把胸脯一拍，“交给我办好了！”

两个如狼似虎的打手，立即押着叶进，出了客厅，带到后面一间屋子里去。

苏丽文特别向包正发关照说：

“留活口，一定要问出他们后面提线的是谁！”

“我知道!”

包正发应了一声，一面擦着袖口，也跟着到了后面去。

随见追出巷口的几个打手回来，向苏丽文报告说：

“那家伙跑掉啦……”

“饭桶!”

苏丽文怒骂一声，挥挥手，示意那几个打手退出去，便径自在茶几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，点着了，一口口地猛吸着。

她的情绪显得异常烦乱，独自焦灼不安地来回踱着，仿佛热锅上的蚂蚁。

忽然，电话铃响了。

她抓起一听，竟是中环警署打来的。

“苏小姐，我已经替你问过这里所有的人了，没有一个认识你那位姓高的亲戚，会不会是你弄错了，恐怕是别地方的警署吧?”

“也许是我弄错了，谢谢你，我回头再去别的警署打听一下。”

挂断了电话，她又猛吸了几口烟，眉头忽然一扬，似有所悟地喃喃自语起来：

“哼!高振飞，你耍的噱头只能骗住老吴，可别想瞒得了我!”

于是，她忿然丢掉手里的烟蒂，立即赶到后面去。

走近那间小房的门口，已听得里面传出声声惨叫，更杂夹着包正发的喝叱：

“妈的，老子看你能挺多久!”

苏丽文推门而入，只见叶进的上身被剥光，由几个打手按在一条长凳上，包正发手执一根大木棍，正在他肋骨上狠击着。

每击一下，叶进就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，同时腹部向上一

挺，但他却宁死不肯招供。

苏丽文全然无动于衷，她冷漠地在旁看着。

包正发真够心狠手辣，苏丽文亲自来监刑了，于是下手更重，狠狠地一木棍，又照叶进的肋骨上击下。

“哇！……”叶进发出刺耳的惨叫，终于昏了过去。

“泼水！”包正发意犹未尽，发号施令起来。

只见旁边一个大汉，端起桌上的大碗，含了一口水，便朝叶进脸上张口喷去。

经冷水一激，叶进立即清醒，嘴里发出“唔……”地一声，两眼才慢慢睁开。

包正发嘿然一声狞笑说：

“姓叶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看你不必硬充好汉啦！”

叶进这时只觉肋骨痛楚不堪，好像一根根均被折断了，心知硬挺下去，面前这班凶神是手下绝不留情的，犹豫之下，终于恨声说：

“你们要知道的，只是谁叫我把那两只皮箱送来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！”包正发沉声说：“只要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就没你的事了！”

“好吧！”叶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那两只皮箱，就是我自己送来的！”

“刁那妈的！”

包正发怒骂一声，举棍欲下之际，苏丽文上前阻止说：

“包正发，让他说清楚，为什么把那两只皮箱送到我这里来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人？”

包正发只得放下木棍，盛气凌人地说：

“姓叶的，苏小姐的话你已经听见了，不需要老子再重复，现

在你回答吧！”

叶进在这情势之中，已经无法隐瞒，只好从跟踪高振飞到这里，又转到“桃源招待所”说起，直说到他与陈刚冒充警方人员，企图混进“桃源”一探究竟，不料被崔胖子识破，以至陈刚遭了毒手。

他特别强调，载着陈刚和尸体，把车子开到这里附近，找到那逃脱的汉子后，他们两个一商量，是他出的主意，买了两只新皮箱，把陈刚的尸体大卸八块，装在了皮箱里，假借崔胖子的名义，将尸体送到了这里来。

这样做有两种用意，一则是认为高振飞是这里的人，一则是嫁祸于崔胖子，同时免得把尸体载着乱跑，万一遇上警方查获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

苏丽文一直静静听他说完，才厉声问：

“你们究竟是哪方面的人？”

叶进索性坦然说：

“我们当家的，就是澳门的张二爷！”

不提张二爷倒还罢了，一提张二爷，不仅是苏丽文火冒三丈，连包正发也勃然大怒，顿时他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木棍，猛向叶进一棍击下。

苏丽文欲阻不及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叶进又被击得昏死了过去。

“包正发！”苏丽文破口大骂：“你好大的狗胆，有我在这里，由得了你乱来。”

包正发居然振振有词地说：

“苏小姐，那王八蛋的张二爷，把我们骗到船上去，幸亏我不是旱鸭子，否则早已淹死在海里了。这家伙既然是那王八蛋的



人，我们何必跟他客气，宰了他也不算过分！”

苏丽文何尝不把张二爷恨之入骨，不过他觉得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就是把叶进也来个大卸八块，也解不了气，这股气必需报复在张二爷头上，才足以泄恨！

要是照她平常的脾气，像包正发这样跟她顶撞，早就上去给他几个耳光了，但这时她却极力抑制住心里的怒火，一改常态，心平气和地说：

“包正发，你看我们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出这口气？”

“办法倒是很多，”包正发呐呐地说，“可是，说出来嘛，苏小姐不一定会同意。”

“你不妨说说看吧。”苏丽文从来没有这样移尊就教过。

包正发也暗觉奇怪，他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迟疑了一下，始说：

“他不仁，我就不义，对付这种人，最好是硬来硬往，依我的办法，干脆多带些人手去，打他个落花流水，然后一把火，把那条鸟船烧他个球！”

苏丽文笑问：

“你有把握能办得到？”

这句话问得真泄气，包正发耸耸肩膀说：

“人手够的话，我想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需要多少人？”苏丽文问。

包正发想了想说：

“那条船上大概有十几个人，我们的人手当然不能太少，多了也不能，那太招摇，最好是派得上用场的，有那么十来个好手，相信足够应付的了。”

苏丽文指着屋里的几个打手说：

“他们能不能派上用场？”

包正发苦笑说：

“这个嘛……不怕你苏小姐见笑，这几块料只能充充场面，要说真干恐怕派不了多大用场，起码得找几个挺得起的硬角，才不至于弄个灰鼻子脸回来。”

苏丽文点点头说：

“你看那个高振飞怎么样？”

“那小子？”一提高振飞，包正发的火就大了，他忿声说，“他不去还好，去了就准坏事！”

苏丽文极有把握地说：

“如果我负责他坏不了事，他总可以抵得上几个硬码子吧？”

这点包正发不得不承认，凭高振飞的身手，对付方彪确实绰绰有余，问题是高振飞一去，势必全看他的了，包正发存心想借此机会表现一番，哪能屈居配角的地位。

因此，他为了私心，极力反对说：

“那小子再狠也没用，他的心没向着苏小姐，到时候随便施点坏心眼，我们就吃不完兜着走啦。”

苏丽文又微微点了下头，表示包正发的顾虑也有道理，遂说：

“既然你认为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见王妈匆匆赶来后边，推门进来说：

“小姐，吴经理来了电话，说是有关急事。”

苏丽文即向包正发吩咐：

“我先去接电话，这件事待会儿再作决定。”

说完，急急赶到客厅，拿起了电话。

“喂，老吴吗？”她急不可待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对方传来老吴兴奋的声音：

“小苏，我告诉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……”

苏丽文笑笑问：

“什么事这样兴奋？是不是中了马票？”

“差不多！”老吴乐不可支地说，“你大概绝不会想到，今天居然有人把一大笔财路，送上了门来！”

苏丽文诧异说：

“你有财路是你的，干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？”

“当然得告诉你呀，”老吴说，“凭良心说，我对你小苏是从来不存私心的，只要有油水的事，第一个就想到你……”

“得啦！”苏丽文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，我还有事情等着办哩。”

老吴这才言归正传说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人来找我谈一笔生意，只要我在香港张罗一批年青的姑娘，由他们负责全部收买，转手之间，我们就可以捞进一笔，这不是意想不到的财路吗？”

“你是说‘我们’？”苏丽文表示怀疑，因为她深知老吴的为人，利益向来是不外溢的。今天怎么忽然慷慨起来，自动愿意让她分占一份油水，那不是有点难以置信？！

老吴听了，哈哈一笑说：

“当然是‘我们’呀！”

“我看不这么简单吧！”苏丽文笑笑说，“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对我一定没安好心眼哩！”

“小苏，你这才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哩！”老吴一本正经的说，“信不信由你，这回是存心想挑挑你小苏的！”

苏丽文只得将信将疑地说：